

新生活運動彙編第三集

新生活
古義
民彝論

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印行

民彝論

何 夔子文著

第一章 導言

救亡圖存的新生活運動，其第一步已在開始舉行了。我們須知新生活是「行的生活，不是「知」的生活；是行以益智的生活，不是知以求行的生活。或問：「天下之事，不知烏行？」曰：「吃飯睡覺，當初又誰教你來？」吃飯睡覺，是人生的本地風光，總理所說「不知也能行者」；但不知怎的？我們今日，有時連飯也吃不下，覺也睡不穩，明明本地風光，翻至大煞風景，這怎麼辦？或人又說：「吃飯睡覺，祇是吃着睡着，闕甚大事？吃不下，少吃點，睡不着，遲睡點，有甚難處？」答：「你說不難，你自吃去！」記得古人說，「終日吃飯，何曾咬着一粒米？終身着衣，何曾近着一縷絲？」那是禪話，不去管它。孔子是古中外尊爲聖人的，——至少是個誠實君子（見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冊）

——他也曾說，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！」此話怎講？莫是他老人家要做飲食之人，還是深有味乎其言？現今且把中庸此章全錄於左。

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！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！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！（禮記中庸）

道之不行不明，由於知愚賢不肖的過與不及，這是何等重大問題！却用小小飲食取來作證，却是何故？諸君休視這話輕描淡寫，飲食能吃不不吃，知味不知味，與所謂道，真有密切的關係呢！我們雖不妨雞豬魚肉逢着便吃，我們要須吃得有禮，因爲禮始諸飲食。我們可知人生日用事物之間，雖在小小動作，莫不有他一定的道理，一定的規則；失此理則，無論德智體三育，都蒙不好的影響，充其極，便是亡國滅種的慘劇，亦不難演！老氏有言，「吾之所以有大患，爲吾有身。」天下萬事萬物，惟有「修身」乃是人生最緊要的工作。禮記上說：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爲本。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！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！（禮記大學）

新生活第一步，就是教人把身修了起來！致知格物，原所當爲；祇這本身日用事物之常，要須加緊約束，不可失却常度，這就是「衣食住行」須要整齊，清潔，簡單，樸素以求合乎「禮義廉恥」的建設的生活。

近頃有人說：「新生活是瑣碎的運動，無關大計。」又有人說：「新生活是空乏的運動，無益民生。」耳目所及，頗有是項非議。今且一爲商兌如左。

（一）新生活第一步所標的「生活須知」，初看起來，似是小言詹詹；可是其言雖小，百物不廢。天下事物，原是有大有小；論事之理，實無大小可言。一勺之水，原不及河海之大，但原則上河海之水，亦不過輕二養所成，與一勺者有何差別？孟子說：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」大人動容周旋，無不中禮。此在大人，不過「義精仁熟」之所致。其實在原則上，大人食息動作，何嘗有

甚異於恒人？亦有其異於孩提之童？再申古義，以足吾說。

子游曰：于夏之門人，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。抑末也。本之則無。如之何？

子夏聞之曰：噫！言游過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傳焉？孰後倦焉？譬諸草木，區之別矣。君子之過，焉可誣也！有始有卒者，其謂聖人乎！（論語子張）

子游以「形上之學」爲本，子夏以「洒掃應對」下層工作爲本，學者致力奚從，這是學術上聚訟問題之一。有謂先尊德性而後道問學者，有謂先道問學德性自尊者。這等問題，祇好折中於夫子之言。他說：

不怨天，不尤人；下學而上達。（論語憲問）

這可見「洒掃應對」的下層工作，是「君子務本」底一定的次序條目的了！伊川程子對這問題的理，說得很好。他說：

君子教人有序：先傳以小者近者，而後教以大者遠者。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。（論語子張集註）

這已說的明白達暢，有本有末的了。程子更說：

洒掃應對，便是形而上者，理無大小故也。故君子祇在慎獨！（同上）

自洒掃應對上，便可到聖人事。（同上）

這是徹上徹下的話。學者試把此二語，平心靜氣，仔細思量；或者真實地自能發覺古人「洒掃應對」小學之教，確是人生基本道德，不是徒作一番話說的罷！

不過今日提倡的新生活，——所謂「衣食住行」一定的規矩清潔運動——此在古人兒童小學方面，本就嚴格地教養成就，所謂「小子有造」。以後進德修業，輕車就熟，便是成人有德。但自秦漢以後，專制帝王，一意愚民；小學之教，歷代以來，不聞有甚具體的計劃與其施行；以至黑暗到今。現在實行新生活

，竟要我們倒退年紀，重新做了小子起來；這事看似滑稽，其實事應極為嚴重！所以考亭朱子對此鄭重的說：

夫其歲月之已逝者，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。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，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？蓋吾聞之，敬之一字，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。爲小學者，不由乎此，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天洒掃應對進退之節，與夫六藝之教。爲大學者，不由乎此，亦無以開發聰明，進德修業，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。不幸過時而後，學者誠能用功於此，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；則其所以進者，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。其或摧殘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，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，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，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。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，非百倍其功，不足以致之！若徒歸咎於既往，而所以補之於後者，又不能以自力。則吾見其扞格勸苦日有甚焉；而身心顛倒，眩瞶迷惑

，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，况欲有以及夫天下國家者哉？（大學章句或問）

朱子這番話，真是語語親切，字字有味。學者既已失却「小學」便須重新加功補它起來；其要祇在一敬！蓋學有大小，理無大小，「洒掃應對」之事，本吾人所易知易行；如說「徐行後長」，豈人所不能哉？所不爲耳！再說「並坐不橫肱」，問它甚故？古人幼時，便能知答，「恐妨同坐者。」這是人生天賦的知能，即小可大，即邇可遠的基本道德。我們今日所行的新生活，直是二千年來重新估定人生價值的最新最合理建設生活！何謂無裨大計？若以此爲瑣細而不屑爲，朱子此段後半的話，正爲「五四」以後這般知識分子作一寫照！

（二）至說倉粟不實不可以知禮節的話，亦屬似是而非。管子的話，我承認的。嚮來有人說，「天下無如吃飯難」！這話誰人能不肯肯？更譬有人說，「天下無如做人難！」這也不見有人反對的罷？偷把兩語比將攏來，問：「天下還

四

是吃飯難？作人難」這到成問題了。也許竟有人說：「吃飯難！沒飯不能做人」。果有是言，我可絕對不能承認！我們要知道做人難於吃飯，不會做人，有飯也不會吃！最淺近講，譬如有人黎明不起，庭除不掃，囚首垢面，脣其四肢；這豈不致病？到了病，那怕珍羞羅列，怎生吃得？這祇在「體育」上講。至於「德育」方面，不合做人，自然「不奪不饜」！明明飯食擺在面前；從「簞食豆羹見色」起，直到「率土地而食人肉」！這是爭食，其實早把食的本質，拋去九霄雲外；所爭的食，還不是狗在橋上所覩己影之食！人而至於「無禮無義」，不辨名分，吃飯二字，變作難於做人，却也難怪！現今且看古哲所講做人吃飯的道理如何。

子適衛，冉有僕；子曰：庶矣哉！

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富之！

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教之！（論語子路）

這不是重食輕禮的話。所謂「夫言各有所當」。富字對庶字而言。既庶自應加富；（加字注意）既富自應加教；並非原則上富之必重於教，必先於教也。細思文情便得。

子貢問政，子曰：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。

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曰：去兵！

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曰：去食！

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！（論語顏淵）

這便聖人情見乎辭的話了。正虧子貢問之不已，猶如扣鐘般的只顧扣去，聖心底蘊，遂無可逃。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；孔子對曰：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

公曰：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；臣不臣；父不父；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！（論語顏淵）

「公曰」一段，如何浮泛的話，論語記者以極謹嚴之筆，斷不致浪費筆墨！這正足以發聖賢未發之蘊；以見禮義不明，倉廩雖實，亦是靠不住的了。所以孔子有時竟很明顯地說：

君子謀道不謀食；耕也餒在其中矣！學也祿在其中矣！君子憂道不憂貧

。（論語衛靈公）

這是聖人露骨的代表。祿字不是加官進祿的祿。（子張學子祿，教以慎言慎行，便是祿在其中。）這祇顯示着道之甚重於食耳，並非以食為不足謀也。

眼前中國唯一嚴重問題，無疑的便是「帝國主義」經濟侵略「底」一回事。這是全世界整個問題，仔細思量，直有一「滿天踏地」無可奈何之慨！但是怎麼樣呢？在這國際經濟猛烈鬥爭之下，「東方病夫」盡為他們所洩尾闕之場；無諱言地說，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，」他們經濟策略變端百出，我們只是立於被動地位，無論如何，總拗他們不過！最近又是美國「白銀問題」，銀價提高，外貨益形

侵入，長此每年入超四五萬萬元漏了出去，那怕百足之虫，也須有僵的日子！事到其間，我們祇好一面亟事安定農村，改良生產方法，以期產業增加；一面勵行新生活節儉運動，以圖消費減少；「開源」節流」，雙管齊下，此在我國經濟情形，祇好如此辦法。更深切言之，「開源」問題，就是「提倡國貨」，只要國人自用「國貨」便是源有所開；但看這事談何容易？舶來貨品，由其「物質文明」純熟時候，無論如何，總較國貨為精為良；加以採併傾銷，「國貨」一時究不能與外物競爭，這「開源」二字，以言今日，實屬不見有其把握，明明國貨之年，其年入超如何？事實在前，何容否認！看來還不如厲行新生活運動以為釜底抽薪之計。因為新生活主義，本是整齊，清潔，簡單，樸素以求合乎禮義廉恥。它的宗旨，便是提倡：（一）生活軍事化。（二）生活生產化。（三）生活藝術化——便是合理化，節約言之，便是提高不足的道德生活，減低過分的物質生活，這便是「釜底抽薪」之計，亦見「節流」之重於「開源」也。今日之事，大忌橫

口非議，不負責任。中國之病，大都「腐化分子」之所釀成，「腐化」一日不去，帝國主義之侵略一日不已，貪官，污吏，奸商，巨紳，與夫受遺產毒底高等流氓，摩登男女，何一非洋貨兜銷主顧？此等奢淫腐化之習一日不改，「漢奸」「土匪」之活動，亦一日不止，新生活運動就是竭力剷除此等腐化惡習，直接足以挽回利權，減少生活浪費；間接足以休養生息，提高國民人格。舍是不為，「先生將何之」乎？

第二章 體道

中國之人，每喜談道：道是什麼？老子說：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，（道德經）

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。（同上）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……吾不知其名，強名之曰道。（同上）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大笑之，不笑不

足以爲道。(同上)

是這等話！看他文字這般髒笑，這等恍惚，好像自己都講不清楚。最奇怪的，還說下士聞道竟要大笑，而且要渠大笑方能爲道，這正應了「衛跖談道平」子絕倒」的話兒了。這等的道，正所謂「道其所道，除非要像佛家的「頓悟」，或者還能得其端倪，我們要想用求學底方法求他的道，他便首先把你拒絕！你看他——老子——說！

絕學無憂！(道德經)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，不窺牖，見天道，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(同上)

這正是何必讀書或是「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」了！這等的道，定要說它「溯言亂道」，我們何敢遽易斷定。但是這種「玄學」，程度未免太高了，究使我們「不得其門而入」，你要從它書上參究，結果只是「莫名其妙」。注它的書，歷代以來，無慮數十家，結果也是他說他的，你說你的，或竟如潘老丈說「不說還似懂，一說反更糊塗」了。凡道家的話，如莊如列大都如此，這非但行，就是知的門路，也摸不着，這等的道，祇好「存而不論」。

我們回過頭來，從六經方面求所謂「聖賢君子之道」。但你不要忙！你若「知識慾」執昏的時候，有時也會逢着這等的妙談，使你神經麻醉的。

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，無黨無偏，王道平平，無反無側，王道正直，會其有極，歸其有極！(尚書洪範)

洪範的話，這麼「冠冕堂皇」，我們只有搖旗吶喊的分兒，要想和它招呼，它只自唱高調，給你不理。什麼「會歸有極」？我們也只好聽聽。這還不是同讀道德經一樣的「莫名其妙」嗎？好！我們還是專讀孔孟之書罷！到底孔孟的話，較爲「受用」一點。但是你看！

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

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，豈不爾思，室自遠爾。子曰：未之思也，夫何遠

之有！(論語子罕)

文王視民如傷，望道而未之見！(孟子離婁)

文王一響被人尊爲「聖人」的，他却望道如未之見，照全章語氣看來，孟子並不是代文王客氣，看來道真是難見難明；至於孔子，竟說此道頗自易見，只要肯思，連權字都摸得着；而其所思，只在一個反字，似乎一反了來，那室也不遠了，道使赤裸裸給你看見了。這正與「老子」反者道之動的話一鼻孔出氣，直使我們顛倒迷惑，無怪眉靈均潯畔行吟「上下求索」，不自覺地竟索到「江魚腹中」去了！其惑孔孟的話何嘗欺我，只是我們程度不到之故，我們再看！

誰能出不由戶？何莫由斯道也！(論語雍也)

行之而不著也，習矣而不察也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！(孟子盡心)

來了！這是聖賢「切問近思」的話兒了！個個人都有眼前應行的道，個個人

八

眼前所行的，都自以爲不是道：個個人都是「騎驢覓驢」，自己終日行道，反要昂首去求天外之道，孔孟的話，真是十分痛心地說。從此我們便可效禪家伸它一指，說「道在這裏」！這裏便是我們「布帛菽粟」家常便飯「日用應爲之道」！看賢聖說！

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；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！(禮記中庸)

這是聖門所說真正日用親切有味之道，朱子章句說！

道者：日用事物當行之理，無物不有，無時不然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，是以君子之心，常好畏敬，雖不見聞，亦不敢忽。(中庸章句)

這方是道之真解！朱子謂「敬之一字，足補小學之失於前」；而今說道，又以敬畏二字持守其間，可知敬爲行道之要。(見第一章)中庸又說：

道不遠人，人之爲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爲道。詩云，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

！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爲遠；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（禮記中庸）

朱子章句說。

道者，率性而已，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，故不遠於人。若爲道者，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，則非所以爲道矣！君子之治人也，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其人能改，即止不治，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，非欲遠人以爲道也。（中庸章句）

「道不遠人」是孔子教人深體道之真切所在處。試思「人」只要盡得人之本分，便是「有道君子」，便是人的「終身大事」完了；種種「博學多能」之事，在聖人視之，直是可有可無。論語說：

太宰問於子貢曰：夫子聖者與？何其多能也！

子貢曰：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！

子聞之曰：太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；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

！（論語子罕）

太宰以「多能」爲孔子成「聖人」的要素；子貢進一步說，「多能」不是成聖要素，夫子本有他「文武之道」，足爲天稟聰明，「多能」只是他的餘事；這已把「多能」看輕了不少，至於孔子，根本不認「多能」是自己的事，只要做人道理不錯，那「六藝」末事，多少不去管它，其實「六藝」裏面，何嘗非道之所寄，祇是世人往往以藝爲道，如太宰所說的話；流弊所極，往往見藝而不見道，以至重藝輕道，對於人生日用事物之常，反至茫無所措，所以近日蔣委員長很沉痛的說：

我們在學校裏教學生，絕對不是在講堂上教點國文，史地，理化，英文，算術，或其他技藝而已，一切的學術技能，都還是教育次要的東西；最根本要緊的事情，還是要教做人的道理，養成學生完美的德性和人格

，使他成功一個明禮義知廉恥的人！具體的講，就是首先要從他們衣食住行教起，使他們都能過整齊，清潔，簡單，樸素的新生活；如果這個根本的東西忘了，單是教些物理，化學，英文，算術等知識技能，不管你教得怎樣的，也沒有用，因為知識技能，禽獸也有的，禽獸也可以教會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，人之所以爲人，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！（新生活運動之要義）

我們既知聖賢體道而不重藝，而有所謂道，不過「日用事物當行之理」，不須求之冥漠，放言高論。所以孔子說：

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餘不敢盡。（禮記中庸）
庸字最有深義！我們千萬不要視這庸爲平凡之庸，天下妙理，都在這庸字裏面！此理爲莊子爲能默識心通，所以他說：

筵與楹，厲與西施；恢恠慤怪，道通爲一，其分也成也，凡物無成與毀

，復通爲一；唯達者知通爲一，爲是不用而寓諸庸，庸也者，用也；用也者，通也；通也者，得也；適得而幾矣，因是已！（齊物論）

這話怎講？我們須知天下極平常（庸）之理，是從極非常（恢恠慤怪）的兩面（厲與西施）變了來的！老子說：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，」理數到三，方有着落，兩端各居相反地位，各俱相反性質，中間折中調和，謂之「中和」，和便平常，即是「中和」。譬如歲時春，夏，秋，冬，春秋溫候不算；到了冬夏，那寒暑雨，小民都要怨咨，這便是溫度非常所致！可是我們人身，都有一定的「常溫」，我們冬爐夏冰，定要保持已身常溫，這「常溫」自何而來？自沸點來？不。自冰點來？也不。乃是冰沸兩點非常度數所會通來底三十餘度的常溫！可知我們所謂常，實由非常而來，沒有「非常」，斷沒有常，非常定有兩端，中間都是平常；不上不下，都是這等「中人」。中人受「氣質之拘」大都偏於一端（口不是極端），不見「垣一方人」，惟有聖人天縱之智，兩面都能見其「極端」

，兩得其極，中自灼見，不偏之中使得，不易之庸自然亦在其中了。不易之庸，原是平常得很，祇是我們千萬不要看輕了它，它是從「上天下地」極非常的道裏面烹鍊出來的。能循此常，自能「允執厥中」以漸參乎「非常」之變，不循平常，則是鹵莽滅裂，動輒得咎，即或不死，亦「罔生幸免」耳。嗚呼！抑何今日非常之言非常之行充滿於世耶？

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謂命也；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，以定命也；

能者養之以福，不能者敗以取禍。（成公十三年傳）——春秋左傳

這是春秋劉康公論成子的話；劉子所謂中，就是中庸之中；其所謂命，便指「庸德」而言，「庸德之行」便是「動作禮義威儀之則」。

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彝，好是彝德。（詩經烝民）

這是詩烝民篇美仲山甫辭，孟子引孔子說：

孔子曰：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夫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

德。（孟子告子）

這就是了！原來聖賢之所謂道，就是「中庸」，欲求中庸，要須「庸德之行」，庸德之行，便是「動作禮義威儀之則」，動作禮義威儀之則，便是生民所秉之彝。彝，常也。民性本有尋常之理；天地萬物，本來一物必有一則。物所有的則，與人所秉之彝，真是密切不能分離。更約言之，幾若物則即是秉彝，秉彝即是物則。因爲如此，吾人祇要不失所秉之彝，對於格物，委非難事。而所格之物，精神方面，便可「觀物比德」，以爲修己安人之用；物質方面，便可「備物致用」，立成器爲天下利。這便是孟子所說「萬物皆備於我」的話。但是所秉之彝，如何方能不失？則如陽明先生說：

汝耳自聽！目自明！……（傳習錄）

這等的話，意味雖好，可是沒有把握；不如先看孔子說：

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

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（論語季氏）

這等的思，雖屬言之有物，可是我們仍若沒有把握。我們還不如照新生活須知規矩矩的做法。

眼要向前正視；開會看戲要靜肅；說話態度要和氣；見了長輩要敬禮；等人家說完再說；人有喪事勿嬉笑；凡事要講道理，不要吵鬧；不要開口罵人，動手打人，拾到東西交還原人。（新生活須知）

這倒是深合「九思」的實在工作！這是民生本來所秉之彝，所好之德！試執任何路人問，帽戴正好？歪戴好？臉洗淨好？垢污好？凡屬人類，總不會對於次間說好的罷？縱或有時也有什麼「側帽的參軍」，「囚首垢面的學士」，我們只當他例外，任他風流自賞，我們覺得這便是我國腐化分子的反映，對於現今時代是不許存在的！

學術思想，東西文化各有不同；惟有「庸德」，無論古今中外，凡有血氣，

無不相同，譬如曲禮弟子職所講之禮，以及新生活須知九十六條「規矩」清潔之則，祇要是人，怕不連連首肯，以為人所當為！（除是知識分子有另外疑問，又當別論，參看第一章。）但是西人何故守此不廢？吾人何以這般「隨便」？病在中國之人腐敗沒落！你想鴉片明明毒物，到了中國，無論上上下下，大都趨之若鶩；難道祇有「洋人」聰明，中國人個個自願尋死不成！此無它，「腐化」害之耳。

末了我敢質說：要中國有命，首須自強！要自強，首須解決腐化問題！要解決腐化，非從「民彝」上着手不可！此其一。要融中西文化，須與西人交往！與西人交，須有規矩清潔之貌，方可不為所惡，而獲切實之益，亦祇求諸「民彝」便得！二者都非實行整齊，清潔，簡單，樸素之新生活不為功！

第三章 力行

前曾說過，新生活是行的生活，是行以益智的生活，（參看第一章）照古義

說，便是朱子所云「兼補小學」的生活。但是小學失教，匪伊朝夕，益以「五四」以後，學術淆亂，思想破壞，迄今已到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的地步，這兼補工作，與其說兼，無寧說專；且須先定若干時期，無論諸色人等，——尤其是智識階級——應該暫停博問思辨，專把新生活切實厲行起來，待有成效，然後兼事學術思想，方為有本有末之學。孟子嘗說：「志一則動氣，氣一則動志；騷者趨者是氣也，而反動其心。」足知新生活實在是在持氣的工作；苟以誠實態度，無疑慮的奉行勿懈，自然睽面盎背，具行以益智的機能，不由乎此，祇管鬧知，要曉得這知弄得不好，弊病正多！孔子說：

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蕩！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。（論語陽貨）

人皆曰予知；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避也！人皆曰予知；擇乎中庸而不能以期月守也！（禮記中庸）

這都由於學者失了基本道德的生活，徒聽「知識慾」的需要，專事學術思想

所產生不良的結果！要知「小學」「大學」範圍雖有大小，而所以實行之理，並無大小可言。孔子說：

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！（論語泰伯）

好學之上，加以「篤信」二字，試問「篤信」從何而來？還是強人迷信不成？要知「篤信」裏面的工夫，便是「洒掃應對」務本的小學。形上之學，原自洒掃應對而來；洒掃應對，便是形而上者（參看第一章）。從來「知」「行」不能分離；知便行得，行便知得；聖人所講的話，對於「知行」真似常山蛇首尾相應。你看孔子說：

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！（論語子路）

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餘不敢盡；言顧行，行顧言，君子無不慥慥爾！（禮記中庸）

庸言庸行，正是民彝好德之性，人倫日用之常，正是人生基本的學問。莫

把這「庸」當作庸人之庸看待，須知非常之業，原從極平常中變了出來；偷先成心要求非常之業，不從平常身體力行着手，則其結果，正如老子所謂「不知常，妄作凶！」以之服務社會，是很危險的！後漢書載：

陳蕃字仲舉，年十五，閒處一室，庭除蕪穢，父友薛勤謂蕃曰：「孺子何不一洒掃？」蕃曰：「大丈夫當掃除天下，安事一室！」（後漢書本傳）

這話出之孺子之口，似乎確有大志。（？）其實正見陳先生「才疏意廣」（東漢黨人通稱）的無本之學底表徵！有人譏他，「不能掃除一室，焉能掃除天下？」這正一針見血之談！他老先生日後居然做了太傅，與大將軍竇武同心秉政，「將相調和」要想除滅宦官；不知怎的，事機不密，皇帝被宦官挾去，以與陳賢對抗。陳老先生義形於色，居然挺身而出，似乎正人到場，足退小人「三舍」然者；早被曹節王甫這班「刑餘之人」，當場捉來，殺雞似的買了現帳！弄得竇武莫明其妙。張奐兵進京師，又被王甫等以天子名義挾之以去；奐雖賢者

一四

，亦弄得莫明其妙，混戰一場！竇武自殺。於是宦官大施凶燄，索性把「黨人」誅個盡絕。我們現今看陳蕃這般舉動，真正滑稽得可笑可痛；這都是自小不事根本之學所養成的矜張動氣不良的結果！反之在做人方面，聖人明明道出「行」重於「言」的主張，因為思想在原則上本屬自由，祇是身體力行，要須有規矩準繩。竟可以說，思想是自由的，修身是自治的，能自治者方能自由。自由不依自治而自由其由，這自由其由所講的話，儘可說得天花亂墜，揆之實際，毫無著落，正是「彌近理而大亂真」了。所以聖人對「行」，竟說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」；對「言」，竟說「有餘不敢盡」。這種偏重於「行」的態度，亦理勢所不得不然！孔子又說：

子貢問君子，子曰：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」

周氏曰：「先行其言者，行之於未言之先；而

後從之者，言之（論語爲政）於已行之後。

這種行重於言的話，在論語上不一而足。孔子還說：

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！（論語憲問）

向來釋此章，祇是平講，獨朱子從其語氣上考察，竟作「君子恥其所言而過其所行」（而字注意）來講，更爲透闢精當。俗語常說：「三句不離本行」。看來聖門對於言行的行，也是「三句不離本行」！這個「行」，便是衣食住行的行；便是日用事物通常之行；便是小學洒掃應對之行；便是新生活運動所示「規矩」「清潔」之行。聖賢微上微下，祇是做得這等實在工夫！看曾子將死的話：

啓予足，啓予手！詩云：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（論語泰伯）

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斯遠褻慢矣；正顏色斯近信矣；出辭氣斯遠鄙倍矣；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！（同上）

你看曾子臨終，所謂「鳥死鳴哀」的時候所留遺訓，不過這幾句話，這便可

見耳目手足辭氣容貌須要整齊，清潔，簡單，樸素以求合乎「禮義廉恥」實爲人生「當務之急」的了！再看孔子的舉動，在鄉黨篇：

席不正不坐，割不正不食。（論語鄉黨）

沽酒市脯不食，魚餒而肉敗不食。（同上）

這豈不是整齊，清潔的表現！孔子又說：

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。（論語學而）

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！（論語里仁）

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，始有曰，苟合矣；少有曰，苟完矣；富有曰，苟美矣。（論語子路）

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！（論語子罕）

這豈不是簡單，樸素的表示！孟子說：「形色天性，惟聖人然後可以踐行」形色之所以踐，厥爲「九思」。

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——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（《論語季氏》）

這種「九思」，一時要想達到「視遠惟明聽德惟聰」的程度，那有這般容易！我們且從曲禮弟子職所示「毋淫示」，「毋側聽」諸項做起。我們須要「鈕扣扣好」「帽子戴正」履行這等簡易「新生活須知」以求至乎高明之域。這便是一行遠自邇登高自卑——一種最穩妥無弊的科學方法！所以孔子斷然地說：

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；知我者，其天乎！（《論語憲問》）

不怨天之「天」，是環境的關係；知我者之「天」，是自己奮鬥出來的一條光明之路。奮鬥方法，就祇「下學上達」四個大字！下學之要，就是如下所述：

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！（《論語堯曰》）

君子無衆寡，無大小，無敢慢。（同上）

新生活之合於古義，既於前述，但要行這生活，却須有一先決條件，足爲

新生活之「綱領提要」。得此綱要，然後九十六條生活須知如水歸壑，便可執簡以御誠與敬繁了。這條條件云何？就是：

誠與敬

說到誠敬，大學上所說「慎獨」一語，更是誠敬唯一關鍵！現在把它引在下

面：

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！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；故君子必慎其獨也！

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！見君子而後默然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，人之視已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！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！（《禮記大學》）

誠敬是修身的關鍵，慎獨又爲誠敬的關鍵；獨是什麼？朱子說的好：

「獨」者，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！（《大學章句》）